

Broadview
www.broadview.com.cn

Ghost in the Wires: My Adventures as the World's Most Wanted Hacker



**Ghost in the Wires:
My Adventures as the World's
Most Wanted Hacker**



KEVIN MITNICK

KEVIN MITNICK

世界头号黑客米特尼克自传

诸葛建伟 梁智溢 编著

KEVIN MITNICK

William L. Simon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全美畅销书
纽约时报畅销书

内 容 简 介

米特尼克被称为“世界头号黑客”，他传奇的人生成为业内和各大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1995年联邦法院以25宗罪名起诉米特尼克，而且未经审判就将米特尼克关押了四年半，这是美国司法史上对一名高智商罪犯所采取的最严厉措施。

出狱之后，米特尼克改邪归正，目前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白帽子黑客，用自己的经验来指导知名企业和组织增强他们的安全防护措施。

在这本自传中，米特尼克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大案、要案，以及与警察和特工们的“斗智斗勇”……跌宕起伏的情节，将读者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惊险世界！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Little, Brown and Company授权出版，专有版权受法律保护。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41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线上幽灵：世界头号黑客米特尼克自传 / (美) 米特尼克 (Mitnick,K.)，(美) 西蒙 (Simon,W.L.) 著；诸葛建伟，梁智溢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1

书名原文：Ghost in the wires: My adventures as the world's most wanted hacker

ISBN 978-7-121-20949-9

I . ①线… II. ①米… ②西… ③诸… ④梁… III. ①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 ②米特尼克, K.D.—自传 IV. ①TP309 ②K837.1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0757 号

策划编辑：刘皎

责任编辑：贾莉

文字编辑：张国霞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22 字数：443 千字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9.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第一回生命开始的地方

Max vhlmhy max unlwkboxkingva B nlxwmhingvafrhpgmktglyxkl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表现出了能够从壁垒和安全防护中发现出路的天赋，大概一岁半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条路径，翻出了我的婴儿床，爬到房门边找到儿童门，然后成功地打开房门。这是我第一次让妈妈心惊胆战，而她的“梦魇”才刚刚开始。

我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爸爸在我 3 岁时就离开了我们，妈妈雪莉 (Shelly) 和我居住在圣费尔南多谷 (San Fernando Valley) 一个漂亮、中等价位的公寓里，就在洛杉矶 (Los Angeles) 市区隔山相对的地方。妈妈一直在沿着山谷东西走向的万特乐大道 (Ventura Boulevard) 的一些快餐连锁店里做服务员的工作，艰难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爸爸却生活在加州之外，尽管他也在乎我，但直到我 13 岁时，在他搬到了洛杉矶之后，他才偶尔进入我成长的生活里。

我们经常性地搬家，以致于我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有那么多机会来交朋友。我的大部分儿童时代都是独自度过的，很多时候都在无聊地“打坐”。当我上学后，老师告诉我妈妈说，我在数学和单词拼写方面是最优秀的学生，能力比同年级的孩子要超前好几年。但是，由于儿童时代的过分反常，我很难坐得住。

妈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过三次婚姻和好几个男友，其中有一位虐待过我，另外一位虽然在执法部门工作，却也对我施加暴力。与我所了解到的其他一些妈妈不同，妈妈从来没有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在发现我被虐待时，甚至仅仅是被粗鲁地训斥时，她肯定会把那个家伙扫地出门。并非是我在寻找借口和托词，我怀疑：这些口出恶言的家伙们对我成长为一个藐视“权威”的人，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孩提时代的夏天总是最美好的，特别是在妈妈轮班并且在中午就能够下班的时候，我最喜欢她带我去美妙的圣莫尼卡 (Santa Monica) 海滩游泳，她躺在沙滩上，悠闲地晒着太阳，看着我与海浪搏斗，在被浪花卷进去后会又奋力爬上浪头，不断练习着自己在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到的游泳技巧。

我的运动能力在孩子们中还算不错，也非常热衷于参加小联盟棒球赛，因此将很多业余时间泡在棒球场上。但是当我 10 岁时，我的兴趣开始转到一项对我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技能上。离我们不远的街区的一位邻居家里有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

那时可能在暗恋我，甚至有一次在我面前跳脱衣舞来诱惑我。但在那个年龄，我却对她爸爸带到我生活中的神奇魔术更感兴趣。

她爸爸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魔术师，他的牌技、硬币魔术和一些大型魔术特技都让我如痴如醉。但是还有其他一种东西更让我着迷：无论是1个、3个还是一屋子的观众，我都能够看出他们在被欺骗的过程中得到喜悦。尽管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是由此形成的人们乐于被欺骗的观念，却成为影响我生命历程的一种潜意识。

从我家骑车一小段时间，就能到一家魔制品商店，这就成了我闲暇时间常常驻足的地方，魔术为我开启了欺骗艺术的大门。

有时我会搭巴士而不是骑车去这家魔制品商店，在两三年之后的某天，一位叫鲍勃·阿克洛（Bob Arkow）的巴士司机注意到我当时穿的T恤上写着“CBers Do It on the Air”^①，他便告诉我，他刚刚在一款摩托罗拉手机上发现了一个警用通信频道。我对他居然可以收听到警用频道感到诧异，这是多么酷的事情啊。鲍勃是一位业余的无线电操作员，他对业余爱好的热情点燃了我的兴趣之火。当时一些业余无线电台提供了一种称为“自动修补”的服务，他向我展示了利用这种服务进行免费手机通信的方法。可以免费打电话！这让我非常痴迷，从此无法自拔。

上了几周夜校培训课程之后，我学到了关于无线电通信电路和业余无线电操作方法的基础知识，并通过了一次考试，同时也掌握了足够多的摩斯密码，达到了资格要求。很快邮递员给我带来了一封由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签发的业余无线电操作执照，这在十岁出头的小孩子中几乎凤毛麟角。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用魔术来愚弄人很酷，但是探索电话系统如何工作更让我着迷。我想了解关于电话公司如何工作的任何事情，期望能够掌控它的内部运作机制。从小学到初中我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到八年级或九年级时，我开始逃课，整天泡在洛杉矶的一家业余电商店——“亨利无线电”（Henry Radio）里，翻阅一些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籍，经常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对我来说，这比去迪士尼乐园还要有意思。业余无线电也为我提供了做社区志愿者的工作机会，有一次我花了几周末的时间，为一家本地的红十字会提供通信支持，另外一个暑假也花了一周时间做残奥会志愿者，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搭乘巴士对我来说就像是在假日旅游一样——可以观赏着沿途的城市风光，即使

^①译者注：原意应为“芝加哥公牛（Cbers）在空中打球”，而司机可能理解为“电台潮人（Cbers）在空中做事”。

很多地方我都已经很熟悉了。这是在南加州，绝大多数日子里，天气都是近乎完美的，除了降雾的时候。搭巴士需要 25 美分，如果换乘需要再加 10 美分。暑假里，在妈妈工作时，我有时整整一天都搭着巴士到处游荡。那时我 12 岁，已经开始有许多歪脑筋了，有一天我突然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我可以自己搞出公交票，那不就可以免费搭巴士了吗？

我的爸爸和叔叔们都是口若悬河的销售员，我猜想自己遗传了他们的一些优良基因，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具有说服别人为自己做些事情的特殊能力。我走到巴士的前排，并坐在离司机最近的位子上，当他在一个路口遇到红灯停车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在做一个学校布置的课外作业，需要在纸板上打出一些有趣的形状，您在换乘公交票上打的孔对我来说太棒了，能告诉我在哪能买到打孔机吗？”

我不认为他会相信这段听起来很荒诞的托词，估计他从来没想到一个像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会利用他，于是便告诉了我一家商店的名字。我向那个商店打了个电话，问出他们在出售这种巴士上用的打孔机，价格是 15 美元。12 岁的时候，你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让妈妈给你 15 美元吗？这对我来说丝毫没有难度，第二天我就到这家商店买到了打孔机。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找到空白的换乘票本了。

嗯，这些巴士是在哪清洗的呢？我走到旁边的巴士停车场，在车辆清洗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大垃圾桶，我扒着垃圾桶，踮着脚往里看。

“猜对了。”

于是我的口袋里就装满了一些还没用完的换乘票本。这就是我首次实施的现在所谓的“垃圾箱搜寻”(Dumpster-diving) 行动。

我的记忆力要比常人好很多，因此能记住圣费尔南多谷地区绝大多数的巴士线路时间表，我开始环游整个巴士系统能够到达的任何地方——洛杉矶郡、利维塞得郡、圣贝纳迪诺郡，等等。我非常开心自己能够游历这些不同的地方，周游周边的世界。

我在旅行中，和一个名叫理查德·威廉 (Richard Williams) 的小孩交上了朋友，他和我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之处：第一，他的免费旅行是合法的，因为他是一位巴士司机的儿子，因此他免费搭乘巴士；第二，我俩的体重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好吧，仅仅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理查德是一个胖墩儿，他希望每天能去五六次 Jack in the Box 快餐店吃超级无敌大卷饼^①。而我一沾上他的饮食习惯，没过

①译者注：墨西哥风味的快餐，玉米大卷饼包着米饭、牛肉、豆子和蔬菜，还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译

多久，就从一个瘦小孩增肥到标准身材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校车上，一位梳着金黄马尾辫的女孩告诉我“你看起来挺可爱的，但已经太胖了，该去减肥了。”

我听进去她那尖锐但毫无非议的建设性意见了吗？没有。那么我是否因为从垃圾桶里搜寻那些公交票本和免费搭乘巴士而引来麻烦了呢？也没有！妈妈认为我干了件很聪明的事，爸爸说这显示了我的主动思维，而那些知道我自己打巴士票的司机对此都报以哈哈一笑。所有知道我干了这些事情的人都说我是好样的！

然而实际上，我并不需要其他人对我的调皮行为进行纵容甚至赞扬，这些行为逐渐地让我惹上麻烦。但是谁又能想到，仅仅是一次商店之旅，就能为我的人生开启一扇新的大门，就能让我的人生走上了一条岔路呢？

第五回所有的电话线路都是我的

jbiujtveo eco ntkiwalhceeoanuuirtrshaeonirfnirttohimietsshs !eu

审判之后，根据罪行，我又一次被关押到诺沃克管教所。我躲到图书馆来消磨时间，却发现了那里有很多法律书，它们便成了我的新爱好。

很多被拘留的孩子想提出上诉，或是想了解他们应有的权利。我开始通过研究法律书来帮助他们。至少为他们做些事情，能让我很满足。

图书馆的藏书恰好有一本加州少年犯管理机构的程序手册。我想这实在是太方便了，他们就是想让我找出应该怎样做事，让我能够从中找到缺陷和漏洞。我开始沉浸其中。

我被分配给一位教导官，他和我聊了几次之后，便建议将我送到普林斯顿（Preston）少年犯管教所，而关押在那里的都是加州少年犯管教所中最危险最暴力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对我？我一定是那所少年犯管教所处理过的少数几位“白领”罪犯中的一员。

他甚至告诉我：他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离我家有七八个小时的车程，意味着妈妈和外婆只能偶尔来看我。也许他觉得中产阶级的孩子有着市中心贫民区的穷苦孩

者去加州旧金山与洛杉矶时也享用过，一份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基本吃饱。

采访凯文·米特尼克 | 4

子无法拥有的所有机会，我却不去努力争取大学文凭和一份稳定丰厚收入的工作，而是自找麻烦……如果他把我送到了这个充满危险与暴力的地方，就足以把我吓得“走上正道”。另外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也许他就是一位滥用权威的大恶棍。

但是你知道吗，在加州少年犯管教所的程序手册中，我找到了决定把少年犯送往哪个管教所需要考虑的一系列因素：首先需要离家近；其次如果他已经高中毕业或者拥有普通教育文凭，就应该被送往能提供大学课程的管教所服刑——而这在普林斯顿管教所中显然没有；最后还应该依据暴力倾向以及是否有越狱企图，来选择管教所。我从没有参加过打斗，也从没有试图逃跑。基于所有这些因素，按照程序手册，我的目的地应该是个疗养院，这真是太棒了。

我复印了这几页内容。

申诉过程是非常有趣的：犯人可以要求召开一系列的听证会，最后让一位外来的仲裁官听取事实并做出公平的判决。

我经历了听证的几个阶段，当公正仲裁官到来后，少年犯管教所居然出现了五位代表的强大阵容并对我的情况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递交了程序手册副本，来支持他们的决定。

他们的招数都很聪明，却忽略了一个细节，我知道他们使用的那个副本是份过期版本，里面的条款对我没那么有利。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来给您看看那些家伙故意没给您看的程序手册最新版。”然后强烈要求将我的看守地点变更到我选定的“疗养院”。

仲裁官看了教导官呈递副本的日期，又看了看我那份副本的日期，冲我眨了眨眼睛。

他命令教导官把我送到一个有大学课程的管教所，于是他们将我转移到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东边斯托克顿（Stockton）的卡尔霍顿（Karl Holton）管教所。还是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自己赢了，为自己感到骄傲。回过头看，我想起汤姆·佩蒂（Tom Petty）的一首歌是这么唱的：“你可以让我走向地狱之门，但我永远不会退缩。”

卡尔霍顿，对我来说就像是加州管教所的假日酒店，这里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好的食物。尽管每次需要开车5个小时，妈妈和外婆每隔一周都会带着大量的食物来看我。我们在室外的烤架上烤牛排和龙虾，就像普通人一样，妈妈和我会寻找户外草地上的幸运三叶草。她们的到来，让我觉得在管教所的时间过得很快。

教导官也会来和妈妈、我见面，他看上去对妈妈格外殷勤。

我的其他处境算不上很顺利，唯一允许用的剃须刀是那种一次性的，总是弄伤皮肤，所以我决定不再刮胡子。这让我的胡子变得浓密，完全改变了我的外表，而我决定在管教所中就这样留着胡子，直到出去。

在 6 个月之后，我被准予提前释放。在准备我的保释条款时，一位教导官问我：“我们应该写一个什么样条款，让你不能再从事黑客行动？”

我该怎样回答呢？我说：“嗯，有的黑客行为是道德的，有的黑客行为是不道德的。”

“我需要一些明确的语言，”那人答道，“我应该怎么写？”

这时候我想到了《星球大战》电影。我说：“你可以称之为‘暗黑的’黑客行为。”

这就是我的保释条款如何出台的：“不再进行暗黑的黑客行为。”

我记得后来是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偶然看到了这个保释条款，然后新闻界广泛报道了这件事，还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凯文·米特尼克——暗黑黑客（the Darkside Hacker）。

在保释后，一位警察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多米尼（Dominick Domino），并解释说他就是我在 Fromin's 饭店被逮捕后将我送往少年犯管教所的那位警车司机。他正在拍摄一部洛杉矶警察关于计算机犯罪的培训录像，并问我是否乐意进行一个录像采访？好啊，为什么不行？

我怀疑他们许多年以后还在使用这部教学录像，但是至少我曾经参与帮助过洛杉矶警察学习如何抓住像我这样的人。

在那个时候，外婆与她的一位朋友唐娜·拉塞尔（Donna Russell）同住在一个公寓里，唐娜是 20 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的软件开发团队负责人，她说能给我提供一份工作。我想，这太酷了——我甚至可以和一些电影明星并肩工作。我太喜欢这份工作了，就在摄影棚里工作，经过演员后台就到了我的工作场所，工资也很不错，他们还教我使用 COBOL 和 IBM 的基本汇编语言来开发应用程序，而我也在自学 IBM 大型机和 HP 小型机的工作原理。

但所有的好事情很快离我远去了，公司决定裁员，他们说这种事情越早越好。另一位职员抱怨在裁员规则下，公司应该优先考虑老员工。

仅仅两个月之后，我就失业了，在街上闲逛。

有一天我的教导官梅尔文·波耶（Melvin Boyer）打电话过来说：“米特尼克，早饭

多吃点，然后来见我。”这让我很震惊，那可能只意味着一件事：麻烦来了。

在洛杉矶的无线电世界里，有一个在 147.435 兆赫兹上运行并被称为“动物之家”的中继组，在这里面人们互相用脏话攻击，并堵塞别人的通信。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游戏。我后来得知在“动物之家”有一位非常仇视我的家伙，他向少年犯保释办公室投诉我侵入他们的公司网络，但是我并没有做过。然而这家伙在施乐公司工作，我猜想这让他的投诉可信度很高。

妈妈开车送我去保释办公室。教导官让我去办公室找他。他告诉妈妈我可以马上回来，并告诉她应该在大厅等我。然后教导官却一边把我赶向门外等着的一辆警车，一边快速地给我戴上手铐。我对妈妈叫喊着，他们卑鄙到偷偷摸摸地把我带走了，因为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逮捕我。

我被教导官带到了范奈斯监狱。这真是一个巧合，几周前叔叔米切尔就从这所监狱打电话找过我。他的生活一直像过山车一样：他曾经成为一个房地产千万富翁，在贝莱尔（Bel Air）山庄定居，那可是洛杉矶最好的地段，比比佛利（Beverly）山庄还高端。后来，他接触了可卡因，并沉迷于海洛因，因此丧失了房子、财富、荣耀和自尊，这真是一个毫无新意的老故事。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很爱他。那个晚上，他从范奈斯监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想不想把你的付费电话修补一下，这样就能免费打电话？”他当然想啦。

我告诉他：“当我们挂断电话后，回拨 211-2345 这个号码，这将自动显示你所使用电话的号码。然后再给我回个电话，并告诉我这个号码。”拿到这个号码后，下一步就需要对电话公司交换机进行操控。我从电脑拨到连接监狱电话的交换机上，然后将这个电话的“线路类型编码”改成住家电话的编码号，这样就可以允许这个电话接听和拨出。搞定后，我又添加了“三方通话”与通话等待功能，同时对交换机进行设置，让所有电话费用都由洛杉矶警察局范奈斯监狱来买单。

现在，也就是一周之后，我却被送到了同一家监狱。还是要感谢我最爱的米切尔叔叔，我在这里打想要打的所有电话还都是免费的。我煲了一通宵电话粥，与朋友聊天，这能够帮我逃避残酷的现实。我还需要找一位律师，因为被送去面对加州少年犯管教所委员会的时候，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战斗。而犯人的权利非常有限，委员会成员都已经相信我做了被控告的所有事情，而证据根本不需要满足在犯罪审讯中“经得住合理质疑”的标准。

然而事态发展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将我转移到了洛杉矶郡监狱，在那里我被脱光

了衣服，赤身裸体地站着，然后他们拿着杀虫剂喷雾来喷射我。之后我被带到了一个牢房，在那里我被里面的几位狱友吓坏了，甚至不知道该更害怕哪位老兄：是那个暴力的家伙，如果有机会，就会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还是那位精神异常的疯子，他可能在伤害别人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些什么。所有的床位都被占了，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背靠着墙坐着，努力让自己的眼睛睁着，以确保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少了些什么。

教导官波耶告诉我妈妈说：“洛杉矶郡监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他在那里会受伤的。”第二天我被安全地遣送回诺沃克管教所。那天我如果看见波耶，一定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多亏了缓刑保释。

我已经 20 岁了，但还是归少年犯管教所管辖。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诺沃克管教所的接待室，一些看守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亲切。

管教所委员会审理我的案例时，显然没有很谨慎地做出判罚，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只有管教所教导官提交的一份仅仅依靠一个投诉的报告。他们说我违反了管教所不允许我在保释期间使用无线电的禁令，但这并不是法律条款，只有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才有权力剥夺我的无线电通信权利。于是他们对我判罚了 60 天监禁，而这时我已经在管教所待了大约 57 天，所以几天之后我就被释放了。

妈妈来接我，我让她开车送我去洛杉矶警察学院。我在里面听说这里的一家商店出售一种警察专用驾照套，据说交通警察一看见它就知道是自己人，在你交通违规时也不会罚你了。在店里，我看到一摞书——《洛杉矶警察局年鉴》。我说想要买一本作为礼物送给在洛杉矶警察局的叔叔。这本书虽然花了我 75 美元，但仍然很值，就像是挖到了圣杯一样：这里面有每一位洛杉矶警员的照片，其中甚至还有被派到犯罪团伙中去当卧底的！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仍然每年都在出这本书……并出售给任何拿钱来买的人。

妈妈的一位朋友，一个名叫唐·大卫·威尔逊（Dan David Wilson）的企业家，正在运营着雨伞公司 Franmark 集团名下的几家公司。他雇我来做与计算机相关的任务——编程、数据输入等工作。这项工作很无聊，所以你不会惊讶——为了好玩、兴奋和知识挑战，我又做回了黑客，并且经常跟电话飞客伙伴史蒂文·罗兹一起行动，他经常晚上过来并使用 Franmark 公司的电脑。

某天，我在与公司的一位年轻女士去共进午餐的路上，看到了一群穿着西装看起

来像是警察的人，我一眼就认出其中有我的教导官，以及那位很多年前在我车里搜查“逻辑炸弹”的仁兄，我知道他们肯定不是来这里开 party 的。糟糕！我的肾上腺素开始上升，内心无比恐惧，但是不能掉头就跑或是快步离开，这样做会吸引他们的注意。所以我侧过身搂住了旁边的妹子，在她的耳朵边小声地说：“我看到一位老朋友，但不希望他看见我。”我上了她的车，但仍然还在那群人的视线之内。

我急忙俯下身，让她赶紧开车，说我要拨一个重要的电话。找到一个投币电话后，我拨打给洛杉矶警察局西谷（West Valley）治安站，要求将电话转接到记录组。“我是沙弗侦探，”我说，“我需要查询一位目标嫌疑人的行动记录，在本地警察局与联邦调查局的全国犯罪信息中心都需要查一下。米特尼克，M-I-T-N-I-C-K，凯文·大卫。目标嫌疑人的出生日期是 1963-8-6。”

我其实已经非常清楚这个答案会是什么。

“是的，我查到了一项对他的行动记录。看上去像是由少年犯管教所签发的逮捕令。”

糟透了！但至少他们还没有逮到我。

我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我在 7-11 商店，我们应该谈谈。”

我已经和她建立了一些密语，她知道我所说的 7-11 是哪一家，而我说要谈谈是因为我有麻烦了。当她出现时，我告诉她这件事，并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留宿，直到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

外婆和她的室友唐娜·拉塞尔（就是那位曾经在福克斯电影公司雇用我的女士）商量了一下，允许我在她们客厅的躺椅上睡几天。

妈妈开车送我到那里，并在路上给我买了牙刷、剃须刀、换洗内衣与袜子。安顿下来后，我在电话簿黄页中找到了最近的法律学校，并在接下来的几天，整天整夜泡在那里钻研加州福利与制度法，但是却没有找到多少希望。

然而我仍然埋头研究，终于，“嘿，有办法了……”，我找到了一项规定指出：对于非暴力犯罪，被告年满 21 周岁或是判罚日期满两年，这两个时间点都过去之后，少年法庭对被告的管辖权就将作废。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从 1983 年 2 月起满两年之后，也就是从我被判罚 3 年 8 个月的那时候算起两年之后。

简单算一下，这将会在大约四个月之后。我想，如果在这个管辖日期结束前，我都一直消失，会怎样呢？

我打电话给律师，告诉他这个想法。他的回答听起来有点暴躁：“你绝对错了，法

律有一条基本原则，如果被告在他的通缉期内消失，时间期限将会被一直延长，直到他被找到为止，即使在几年以后。”

然后他又补充说：“你不要再尝试扮演律师了。我是律师，让我来做该做的工作。”

我恳求他再仔细看看，这虽然惹恼了他，但他终于答应了。我两天之后再次打电话时，他说已经和我的教导官梅尔文·波耶（就是那位发慈悲将我从危险的洛杉矶郡监狱中转出去的警官）通过话，波耶跟他说：“米特尼克是对的。如果他一直消失，直到1985年2月，那时我们就做不了任何事情。在那个时间点之后，逮捕令会到期，他会摆脱困境。”

在这世界上，有些人真是天使。唐娜·拉塞尔联系了她的父母，他们家住在旧金山东北部约150英里的加州奥罗维尔市（Oroville）。而且幸运的是，他们愿意接受一位可以时不时帮上点忙的长租房客，妈妈每月也会付给他们一些房租。第二天我便登上了灰狗巴士，开始了长途旅行，我为自己挑一个临时名字：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姓取自电视剧《不可能的任务》）。

很快，谣言便传开了，可能最早是从我一些可靠的黑客“朋友”开始散布的，说我逃到了以色列。事实上我在那时以及之后的好几年，甚至都还没有越过边界去过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更别说去海外旅行了。但这又注定成了传说中的故事，另一个关于我的不真实的“历史故事”，后来被用来说服法官不要给我保释。

我在奥罗维尔的房东杰西（Jessie）和杜克（Duke），都已经退休了，住在农村地区一个占地半英亩的庭院里。他们是好人但是非常固执，非常精确地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每天早上5点起床，早餐是玉米面包和牛奶，晚饭后看娱乐节目。没有电脑，没有调制解调器，没有无线电，这对于我这种孩子来说条件过于艰苦，但总比待在少年犯管教所的围墙里要好。

这对夫妇养鸡、养猪，还养着两条狗。对我来说，那里的感觉就像是《绿色大自然》（*Green Acres*）中一样，我发誓他们的一头猪看起来和阿诺（Arnold，电视剧中的那头猪）一模一样。

很显然我不能开车，因为我仅有的驾照用的是真实名字，而那时有一个对我的逮捕令。因此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怀疑，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我骑自行车到当地的图书馆，在那里花几个小时看书。为了武装大脑，我还报名参加社区大学的一个刑事司法课程。授课教师是布尤特郡（Butte）刑事法院的一位法官。在课上，他播放了一些法庭庭审记录磁带，然后指出嫌疑犯是多么幼稚天真，竟

然没有委托律师来跟警察辩论。他也曾说过：“大多数罪犯都认为，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方法来摆脱困境。”我笑了，心里想着这其实才是最佳的建议。这也让我非常好奇：如果他知道坐在班级前排的这位学生是通缉逃犯的时候，会怎么想。

我一直按《绿色大自然》中的生活方式过了4个月，直到打电话给我的律师，来确认他已经收到了一份少年犯管教所的证明，这表明他们不会再管教我了。律师指出，这是一个“很不光彩”的释放。我只是笑了笑。谁介意它是不是光彩的呢？开始的时候他们干的就不光彩啊，我又不是离开了军队需要炫耀战功。

几天后，我又回到了洛杉矶，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莱尼·迪思克在休斯航空公司找到一份计算机操作员的工作，非常渴望我去看他。更棒的是，莱尼说还有东西要与我分享，而且是不能在电话中说的。我充满了好奇，迫切地想知道那会是什么！

第十一回谋杀嫌疑

owgwtykcqbebnmhtud pc iytyiktuzodpglqthd

1992年1月初，爸爸从洛杉矶打来电话，说他非常担心我唯一的同父异母兄弟亚当（Adam）。我曾经非常嫉妒亚当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我早年的成长过程中很少能见到爸爸。

亚当在皮尔斯学院攻读法律预科专业的时候，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住在临近洛杉矶城的卡拉巴萨斯市（Calabasas）。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夜不归宿，爸爸觉得这与他平时的行为很不一样，因此有些担心。我想让他宽心，但却不清楚状况，能说些什么呢？

爸爸的担心最后证明并不是多余的，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亚当的消息，这让他非常忧心。我在尝试安慰他的同时，也在给米切尔叔叔（Mitchell），亚当的好朋友肯特（Kent）不停地打电话，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寻呼亚当。

几天后爸爸打电话过来，哭泣着说他刚刚接到一个来自警察局的电话，他们在在一个吸毒者活动聚集地回音公园（Echo Park）找到了亚当的车，并在车后座上发现了亚当的尸体，亚当死于吸毒过量。

除了在亚特兰大与爸爸共同住过一小段时间外，亚当和我在不同城市的两个家庭里独自成长。然而在我们共同成长的最后两三年里，我们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了，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却比一些亲兄弟还更加亲近。我第一次在洛杉矶认识他的时候，几乎不能忍受他所喜欢的音乐——由 2 Live Crew 组合、Dr. Dre 或 N.W.A. 乐队出品的任何说唱和嘻哈音乐，但是随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些音乐听得越来越多，我也慢慢喜欢上了它们，直到这些音乐成为联系我们之间感情的一丝纽带。

但现在他却走了。

爸爸与我的关系虽然时近时远，但我感觉到现在他非常需要我，便联系了我的保释监督官，获得回洛杉矶的许可，以帮助爸爸处理亚当的丧事，并想方设法让他从悲观情绪中走出来，尽管我知道这会使自己更加悲伤。于是一天以后，我就驾车开在沙漠中的 15 号洲际公路上，需要开 5 个小时才能到洛杉矶。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给了我足够多的思考时间。亚当的死太不值得了，和很多小孩一样，他已经走过了叛逆期，在叛逆期里，他曾穿着奇装怪服装扮成他最爱的“Goth”乐队，看起来真的很囧，他甚至无法和爸爸正常相处，因而跑来和我及妈妈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最近在大学里，他看起来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从他的行为举止上，我看不出来任何瘾君子的迹象。爸爸告诉我，警察在找到亚当的尸体时并没有发现任何针眼。

夜幕降临后，我开始考虑：是否可以使用我的黑客技巧，来找出亚当在那天晚上是和谁在一起的，以及去过哪里。

经过从拉斯维加斯出发的一段乏味的驾车之旅后，我终于在深夜到达爸爸在卡拉巴萨斯市拉斯维珍斯路（Las Virgenes Road）的公寓，离圣莫尼卡海岸线大约四十五分钟车程，也就是几十英里的距离。我发现爸爸他确实由于亚当的死，特别是有着被谋杀的疑惑，而显得非常憔悴。爸爸的正常生活秩序——运营他自己的咨询公司，观看电视新闻，在早餐时阅读报纸，去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旅游和冲浪，以及不时地去教堂做礼拜——已经完全被弄得一团糟。我知道和他在一起相处会有很多难题，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但我不会让这些顾虑阻碍我的计划，他这时需要我。

他打开门迎接我的时候，我震惊了，他看起来是那么憔悴，脸色异常苍白。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秃顶、刮光胡须、中等身材，像忽然之间瘦小了一圈。

警察们已经告诉他：“这不是我们调查的那种案子。”

但是警方发现亚当的鞋带像是面对他的人替他系上的，而不是他自己平常系鞋带的那种方式。更进一步的尸体检查在他右臂上找到一个针孔，他是个右撇子，使用左手给自己注射对他来讲完全不符合常理，因此这只能说明最后是别人给他注射了一剂。显然他死的时候是和别人在一起——那个人给了他致命的一剂，要么是邪恶的迷幻剂，要么是注射剂量过大了，然后这个人将亚当的尸体放到车上，开到洛杉矶城中这个混乱不堪的瘾君子聚集地，便逃之夭夭了。

警察们不打算继续查下去了，我想自己必须要成为一名业余侦探。

我接管了亚当生前居住的房间，并仔细查看他的电话记录。我猜测嫌疑最大的就是最初听到爸爸的消息后联系的两个人：亚当最要好的朋友——肯特，在亚当生前最后一个周末，他俩应该是在一起的；以及我不愿去想的——我的叔叔米切尔，他已经被毒品毁掉了自己的生活。亚当和米切尔叔叔走得最近，爸爸预感到米切尔可能与亚当的死有关联，甚至可能需要为亚当的死负责。

在丧礼上，灵堂设在另外一个房间。我独自进去，亚当躺在一个开盖的棺材里。参加一位至亲的丧礼对我来说是崭新的情感上很难接受的经历。我还记得他看起来很不一样——变得非常陌生，我在一直祈祷这是一场梦魇而不是现实。我独自在灵堂中面对着唯一的兄弟，但却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虽然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但我的悲伤，让我意识到在他的生命里我与他共处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我在洛杉矶还需要联络我的保释监督官弗兰克·古拉（Frank Gulla），他刚刚接手我的案子，他年近四十，中等身材，有着友善和沉着的个性。他的规定甚至非常宽松，比如，他在了解我之后，不再坚持每月一次“必需”的报到，当我最终在他的办公室出现时，他帮助我填写了未交的月度报告并将日期追溯回去。我并不认为他对那些犯了更严重罪行的坏家伙们同样宽松对待，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对我如此优待。

我将自己的精力专注于案件调查上。爸爸和我都怀疑亚当的朋友肯特知道的肯定比他告诉我们的要多，他可能在面对其他人时降低警惕说得更多吗？如果这样的话，他在电话通信中是否也会吐露一些口风呢？我和朋友——亚历克斯（Alex）一起开车去长滩市（Long Beach），肯特居住的地区。在对他家的公寓楼进行短暂的勘察之后，我找到了需要的东西：一根还没有连到任何住户家里的电话线。给本地电话局打过一个电话后，我就让他们“拔下”了肯特家的电话线，连到了这根未使用的电话线上，并让这根线路实际上成了他家电话的一个秘密分机。亚历克斯和我在电话公司的终端交换机上设置了一个语音录音机，来记录肯特家电话双向通信的每句话。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在爸爸家和安装了语音录音机的长沙滩市的公寓楼之间进行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每次我会拿出前一天的录音带，替换成一个新的，然后将录音带放到随身听中，在回爸爸家开车的路上一直听肯特的电话通信。但几天下来毫无所获，找不到任何线索。

我同时也找出了米切尔叔叔在亚当死前几个小时内打过电话的人员名单，我是通过对 PacTel 移动公司的一些雇员进行社会工程学攻击，来取得他的具体通信记录的，希望这些记录能够帮助我了解米切尔叔叔是否接二连三地给一些人打电话，这可能预示着他面临着一个紧急或慌乱的状况，然后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们来请求帮助。

但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我再次尝试对 PacTel 移动通信公司进行社会工程学，希望能够找出米切尔叔叔的手机通信是由哪些移动基站来转发处理的，看他是否到过回音公园附近。但我找不到知道如何访问这些记录的人，或是 PacTel 公司根本没有存储这些数据，或是我没能找到一个内行人员，能够真正了解在哪个系统可以访问数据库中的这些数据，以及如何获取这些数据。

我干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最终还是带来了无情的后果：我重新回到了以前那种灰暗的黑客生活。

调查进入一条死胡同。我尝试了所知道的所有技术手段，但是毫无收获。自从最初从爸爸那得知亚当死讯之后，我甚至没有找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非常气愤和沮丧，怪自己没能为爸爸和自己发现哪怕一点点有用的东西。

这一悲伤的插曲直到多年以后才得以终结。

爸爸认定米切尔叔叔需要对亚当的死负责，于是不再和米切尔叔叔说话。两个亲兄弟不再见面，一直到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时他已经承受了肺癌的多年折磨。

在我写此书时，米切尔叔叔也刚刚去世了。在之后的一次家庭聚会中，他的一位前妻把我拉到一旁，非常为难地告诉我：“我一直以来都想告诉你实情，米切尔并不是个好人，亚当死的那天晚上，米切尔打电话给我，他心烦意乱到语无伦次，导致我很难听懂他说的话，他说和亚当在一起时嗑药过度兴奋，以至于给亚当打了过大的剂量，导致亚当昏了过去。米切尔惊慌失措，他晃动亚当的身体，把亚当放到淋浴喷头下淋水，但都无济于事”。

“他打电话给我请求帮助，我拒绝了他，以免卷入这件事，所以他又打电话给他认

识的一位卖药的，帮助他找到了亚当的鞋子并将尸体搬到亚当的车上，他们开着两辆车去了回音公园，将已经死亡的亚当留在他的车里，并开车逃离了。”

所以爸爸总是正确的。米切尔叔叔并没有拨打 911 自首，而是牺牲了他所爱的一位侄子，来挽救自己。

在写这段时，我可以再一次感觉到愤怒。

尽管我一直以来都相信米切尔叔叔与亚当的死有关联，但是现在，听到事情的真相后，我对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却直到死都没有承认而感到恶心。这位我曾经深爱、尊敬和崇拜的人，甚至在他临死前的病床上，都没有告诉我实情。

第三十一回天空中的眼睛

usygbjmqeauidgttlclfqmfqhyhwurqmbxzoqmnpmjhlneqsctmglahp

西雅图的第一天，我的传呼机在上午六点就滴滴叫了起来，几乎把我吓到大小便失禁，只有刘易斯和妈妈有我的呼机号码，而且刘易斯知道别的比这么早叫醒我更好的办法。不管是什么，它肯定不会是好消息。

睡眼惺忪中，我找到床头柜，抓过寻呼机，看了看屏幕，上面显示：“3859123-3”：我记得前面的电话号码是肖博特（Showboat）酒店赌场的。

而最后的“3”的意思是：紧急情况。

抓过手机，一如既往地将它编程到一个新克隆的号码，使得没人能追踪到我，我打电话给酒店，并让接线员呼叫“玛丽·舒尔茨”（Mary Schultz）。我妈妈肯定是站在酒店电话前面等待呼叫，因此她不到一分钟就接电话了。

“怎么了？”我问。

“凯文，现在就去买一份《纽约时报》。现在就去。”

“怎么回事？”

“你上头版了！”

“擦！有照片吗？”

“有，但那是一张很老的照片——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你。”

我想，可能还没有那么糟糕。

我重新回去睡觉，心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并没有像斯坦利·里夫金那样从银行盗窃几百万美元，也并没有搞瘫任何公司或政府机构的电脑，更没有盗取信用卡数据并花别人卡上的钱。我不在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犯名单上，那为什么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报纸会报道我的故事呢？

上午九点左右我又醒过来，出去找个地方买了份《纽约时报》——这在我栖身的西雅图郊区汽车旅馆附近并不容易。

当终于看到报纸时，我惊呆了。头版的大标题首先跳入我的眼帘：

网络空间的头号通缉犯：黑客逃脱了联邦调查局的追捕

我开始阅读这篇文章，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有故事的第一段是取悦我的，将我说成是“技术巫师”。但从那里开始，约翰·马科夫，撰写这篇文章的《纽约时报》记者，继续写道：“执法部门似乎并不着急抓住他”，这一定会让特工肯·麦奎尔和联邦调查局难堪，他们的上级会给他们施加更多的压力，让他们投入更多精力来追捕我。

这篇虚假和诽谤性的文章在后面声称我对联邦调查局的电话进行了窃听——而我并没有这样做，该文章还称 1983 年的黑客电影《战争游戏》是以我的故事为原型的，我入侵了北美航空防御司令部（NORAD）的电脑——而这是我永远也不可能做的事情。这对于任何人来说几乎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个部门关键的电脑不会和外部联网，因此对外部人员的入侵攻击是免疫的。

马科夫把我标记为“网络空间头号通缉犯”和“全国通缉的头号计算机罪犯。”

这篇文章发表在独立日，而在这一天热血的美国人会比本年的任何一天都有更大的爱国热情。人们对计算机与技术的恐惧，必定已经被火上浇油，在他们吃着荷包蛋喝着燕麦片阅读报纸上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定感觉到这个小屁孩已经对每个美国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我后来发现，这些谎言的来源之一是一位高度不可靠的电话飞客史蒂夫·罗兹，我曾经的一位朋友。

记得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陷入半休克状态，脑海里始终在想着里面一个接一个的谎言。通过这篇文章，马科夫一手炮制出了“凯文·米特尼克神话”，它能够让联邦调查局将搜捕我列为首要任务，并影响到检察官和法官，让他们将我视为影响国家安全

的危险人物。我不由想起五年以前，我曾经拒绝了马科夫和他的妻子——凯蒂·哈夫纳的采访邀请，他们想写一本关于我和其他一些黑客的书，想从我的故事里赚钱，而与此同时我自己却赚不到任何钱。这同时也将我带到一个黑色的回忆片段——约翰·马科夫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我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任何别人编的我的事情会被认为是真的，因为我并没有当场反驳。

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首要目标时，我陷入了地狱般的恐慌之中。

不过至少文章中的照片是一份礼物。《纽约时报》使用了我在 1988 年拍摄的大头照，那是我在终端岛联邦监狱被关了三天后的照片，在那三天里我没有淋浴，没有刮胡子，没有换衣服，头发乱糟糟的，蓬头垢面，很像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且这位在报纸头版上盯着我的家伙脸蛋浮肿，体重也比我这个时候要重 90~100 磅。

即便如此，这篇文章也让我的偏执妄想症加重了好几个等级，我开始一直戴着太阳镜，甚至在室内也戴着。如果有人问起：“你的眼睛怎么了？”我会说我的眼睛对光线太过敏感了。

快速浏览当地报纸的出租房源广告页之后，我决定在靠近华盛顿大学附近的“U 区”寻找一幢房子，期望那里能够像毗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西木区一样活泼和吸引人。我选择在一个地下室里定居，并告诉自己，即使它比我现在居住的汽车旅馆还要简陋，但在这段非常时期是必要的，因为它很便宜。这个建筑是由一位叫做埃贡·德鲁斯 (EgonDrews) 的房东拥有，并由他的儿子大卫管理。令人高兴的是，埃贡有一颗信任人的灵魂，他不像那些公寓管理公司一样，需要租户使用信用卡，或者对租户进行背景调查。

从附近街区来看，我做的这个选择并不好。这里不是令人心情愉悦的、阳光明媚的西木区，而是脏乱差的老城区，街头充满了乞丐。也许我一旦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就可以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但至少附近有个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业余活动场所。

U 区对我来说也还是有几个亮点的，其中一个是有一家清洁且廉价的泰国餐厅，提供了美味的食物，还有一位可爱的泰国女服务员。她很友好，有着甜甜的微笑，我们约会了几次。但我仍然一直保留着原有的担心，生怕一旦建立了某种亲密关系，或是在短暂的温存之后，我可能会吐露什么敏感信息，而最后让自己栽了跟头。我继续在这家餐厅吃饭，但告诉她我太忙没办法和她交朋友。

无论我做什么事情，黑客活动也总会继续占据着我的头脑。这也让我发现了尼

尔·克利夫特，DEC 公司 VMS 操作系统的一位漏洞发现者，在使用英国拉夫堡大学 Hicom 系统上的电子邮件账户。

有意思！我那时已经相当崇拜克利夫特了，因为我发现 DEC 公司送了台 VAXstation 4000 给他，并每年付给他 1200 英镑（这对于他来说这太廉价了），让他帮忙发掘安全漏洞。我没有料到他除了在工作或在家使用的系统之外，还会使用其他系统上的电子邮件服务，也许这是我的幸运突破。

做了一些调查之后，我了解到 Hicom 是一个公共接入的系统，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一个账户。当我创建了自己的账户之后，我利用了一个尼尔显然不知道的安全漏洞，获得了系统的完全控制权限，这样我拥有了和系统管理员相同的权利和权限。我感到非常兴奋，但预料自己不会发现很多有用信息，因为我想他不会这么不小心，使用公共系统给 DEC 公司发送他的安全研究成果。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了尼尔的电子邮件目录，并很期待地检查了每个邮件。该死的！没什么有趣的——没有 0day 漏洞！我很失望。如此接近，但又如此遥远。然后我有了一个想法：也许他在发送电子邮件后，随即删去了消息。因此，我去检查了系统的邮件日志。

我顿时眼前一亮：邮件日志文件表明，尼尔在发送消息给 DEC 公司一位名叫戴夫·哈钦斯 (Dave Hutchins) 的家伙，有时一个星期有两三封。我真的很想看到这些消息的内容。起初，我想我可以查看这台系统磁盘上所有的删除文件空间，看看里面是否有发给哈钦斯的被删除邮件，但后来想出了一个更好的计划。

通过重新配置 Hicom 系统上的邮件转发服务，我可以让它这样工作：每当尼尔发送消息到 DEC 公司的任何电子邮件地址时，这份消息都会被重定向到我黑掉的一个在南加州大学的账户。它就像是在所有“dec.com”电子邮件地址上添加了呼叫转接，转发到南加州大学我的账户。所以我将可以截获 Hicom 上所有发往“dec.com”的电子邮件。

下一个挑战是要找到一种有效手段来伪造“欺骗”电子邮件给克利夫特，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从 DEC 公司发过来的。我采用的方法不是通过互联网伪造消息，如果尼尔仔细查看电子邮件消息头就会察觉这种方法。所以我写了一个程序，从本地系统来伪造电子邮件，这样就可以对所有的邮件头进行伪造，使得欺骗几乎无法被检测到。

每当尼尔发送一个安全漏洞报告给 DEC 公司的戴夫·哈钦斯时，这封电子邮件就会被重定向给我（也只有我）。我会享受每一个细节，然后发回一封“感谢你”的消息，似乎是由哈钦斯发出的。这种称为“中间人攻击”(man-in-the-middle) 的黑客技术的妙

处是真正的哈钦斯与 DEC 公司永远也不会收到尼尔发给他们的消息。这是如此令人兴奋，这意味着 DEC 公司不会在短时间内修补这些漏洞，因为开发者不会知道这些漏洞，至少不会从尼尔这边获得信息。

在花了几周等待尼尔关于漏洞的报告之后，我变得不耐烦了。我想拥有每一个漏洞，对那些我已经错过了的安全漏洞该怎么办呢？通过电话拨号入侵到他的系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登录界面上我除了猜测密码之外做不了什么事情，或许可以尝试从登录程序中找出漏洞，但他肯定会对登录失败启用安全报警。

通过电话的社会工程学攻击也会出问题，因为尼尔会基于前几年和我的交谈听出我的声音。但是发送可信的假冒电子邮件可以为我赢得信任与信誉，我需要让他与我分享他发现的漏洞。但这会冒险：如果他发现了，我将得不到他未来发现的所有漏洞，因为他一定会明白我已经攻陷了 Hicom 系统。

但我在发什么神经？我是一个冒险家，我还是想要试试看。

致谢

凯文·米特尼克——

这本书献给我慈爱的妈妈雪莉·谢斐（Shelly Jaffe）和外婆（Reba Vartanian），她们在我的生命中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无论我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妈妈和外婆总是和我站在一起，尤其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美好家庭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她们在我的整个生命中给予了我许多无私的爱与支持。我很幸运能拥有这么一位充满爱心并且甘于奉献的妈妈，我也认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妈妈就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她甚至可以捐出自己的财物，来帮助另一个更需要的人。妈妈真心地关心其他人，甚至大多数时候都可能牺牲她自己的利益。我的外婆是另一位很棒的人。她教我辛勤工作的价值，并要我为将来做打算，教我恰当的资金管理方法，例如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在我的整个生命中，她一直都像是我的第二个妈妈，给我那么多的支持与爱，无论我如何淘气、如何冒险，她总是疼爱着我。

2008 年 12 月，妈妈被确诊患有肺癌，并一直饱受着化疗与疾病的折磨。我不知道自己在这场悲剧发生之前已经浪费了多少能够与她在一起的时间。作为具有关怀和

同情心的人士的典范，妈妈和外婆都教我关心他人并为不幸人士施以援手的做人原则。我也在模仿她们的模式给予她们照顾，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延续着她们的生活道路。但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花这么多时间来写这本书，而没有更多机会和她们一起打牌、看影片，因为我总是需要赶一个又一个的截止期限。我仍然为由于自己的黑客冒险与被捕给她们带来压力、紧张与悲伤而感到深深的自责。现在，我已经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并持续地对这个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妈妈与外婆的心中带来更多的幸福，并尽量消除本书中描述的这些不幸经历给她们带来的心理创伤。

我是多么希望爸爸艾伦·米特尼克(Alan Mitnick)，和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亚当·米特尼克 (Adam Mitnick) 仍然能够活着，能够在我的自传摆上书店的书架时与我打开一瓶香槟共同祝贺。虽然我与爸爸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有过一些父子间的摩擦，但我们也有很多非常愉快的经历，尤其是与他乘坐他的游艇去加利福尼亚州海峡群岛及周边地区钓鱼时。更重要的是，爸爸为我提供了许多爱和尊重，并在我的生活走在联邦刑事系统的崎岖之路时，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他与《2600》杂志的其他志愿者一起，参与了在几个联邦法院大楼之前的示威活动，以抗议政府对我的案件的不当处理。在我获得保释的几个星期之前，他经历了一次突发的心脏病发作。可悲的是，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手术过程中又遭受了严重的葡萄球菌感染，然后转变为肺癌。在我被释放一年半之后，便辞世了。直到他再也不能陪伴在我身边，我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太多能够和他在一起的时间。

我的阿姨切克·利文撒尔 (ChickieLeventhal) 也一直在支持我，尤其是当我最需要她的时候。1992年年底，当我还在为 Teltec 侦探所工作，并且联邦调查局探员们搜查我在卡拉巴萨斯的公寓时，她联系了她的一位律师好朋友——约翰·祖尔代伽 (John Yzurdiaga)，约翰最后慷慨地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并最终与他的合伙人理查德·斯特因歌德 (Richard Steingard) 一起，无偿为我辩护。每当我再曼哈顿海滩需要有个落脚点或者一些建议时，她总是能给予我厚爱与支持。我也无法忘记她的同居男友 Bob Berkowitz 博士，他始终像我的叔叔一样，每当我需要建议时，总是非常乐意与我聊天。

我的表姐特鲁迪·斯佩克特 (Trudy Spector) 是那么友善与慷慨，每当妈妈和外婆来洛杉矶探视我的时候，总是留宿在她家里。当我决定在我的监督释放过期时跑路之前，她也总是允许我留在她的家里。我很希望她能有机会读到这些话，但不幸的是，她经历了严重的医疗问题，并在 2010 年过世了。我对失去了这样一位充满爱心和关怀的人，感到非常悲伤。

我的好朋友迈克尔·莫里斯 (Michael Morris) 一直是一位真诚和忠实的朋友，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我的家人。谢谢你，迈克尔，为你多年来的友好、慷慨的支持和帮助。我知道你会记得本书中所写的很多故事。我会永远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非常荣幸能够与畅销书作家比尔·西蒙 (Bill Simon) 再次联手，来撰写我的自传回忆录。作为一位作家，比尔拥有一些神奇的能力，能够将我提供的资料，组织成任何人的祖母都可以理解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比尔也已经不再仅仅是我写作上的商业伙伴，他也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位亲密朋友，能够聆听我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以确保能够精确地重现出这些故事。虽然我们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对是否可以包含一些基于技术的黑客故事闹过几次不愉快，却总是能够通过协商与妥协使双方都满意。最后，我们决定针对更大的读者群，而并不需要他们掌握黑客或网络知识与技能这样的先决条件。在与比尔·西蒙一起工作的同时，我也在本书编写工作的后期与 Donna Beech 有过一段非常愉快的合作经历，与她一起工作真是太棒了。

非常感谢那些能代表我的职业生涯并以特殊方式做出奉献的人。我的文学经纪人，LaunchBooks 公司的 David Fugate，花了大量时间来与出版商 Little Brown 进行书籍合同的谈判。我的演讲经纪人，New Leaf Speakers 公司的 Amy Gray，已经代表了我近十年的时间，她深思熟虑并且勤奋地与世界各地的无数客户一起工作，让我在他们的活动中发表演讲。她已经很好地完成并将继续承担我的经纪人工作。谢谢你，Amy。我会永远记得你帮我变得几乎出名了。

也非常感谢 Little Brown 提供给我在这个激动人心的书籍项目上工作的机会。我要感谢我的编辑 John Parsley，感谢他付出的所有辛勤工作以及对本书提出的意见。谢谢你，John，非常高兴在纽约与你见面。

还要感谢我的童年偶像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Steve Wozniak)，用他的宝贵时间为我的回忆录写序。这是史蒂夫第二次慷慨地为我写序。第一次是为《欺骗的艺术》一书 (Wiley 出版公司，2002 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 *The Screen Savers* 电视节目上送给我的“解除监督释放”纪念礼物——一台全新的 PowerBook G4。这个礼物太棒了，让我好几个月都合不拢嘴。我一直期待着与史蒂夫一起出去旅游。我们两个人都尝试着在访问每个国家时去一趟 Hard Rock 咖啡店并收集 T 恤衫。谢谢你，史蒂夫，一位伟大的朋友。

当然，我还得感谢我的前女友 Darci Wood，感谢她在我处时付出的所有爱、支持与奉献。不幸的是，总是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导致我们无法最终走到一起。

无论如何，我还是将 Darci 作为一位忠诚和可信赖的朋友。现在我只需要她签署一份回溯到我们见面那天的保密协定！只是在开玩笑，Darci，或者不是哦。

杰克·比尔洛 (Jack Biello) 是我的一位亲密朋友和一直关心我的人，他在我遭受记者与政府检察官的偏见与虐待时，勇敢地站出来为我辩解，他是“释放凯文”运动的意见领袖，也是一位具有过人天赋的作家，揭露了许多政府不希望人们所了解的凯文·米特尼克案的内幕信息，杰克始终无畏无惧地站在我的立场上说出事实真相，并和我一起准备讲稿与文章。在某种场合，他甚至是我的媒体联络代表。当比尔与我完成《欺骗的艺术》手稿时，杰克的辞世让我感到巨大的损失与悲伤。虽然到现在已经将近 9 年了，杰克仍然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虽然我的朋友亚历克斯·卡巴拉维斯基 (Alex Kasperavicius) 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黑客行为，他却总是愿意在我的黑客活动中为我跑龙套，通常是参与一些令人振奋的社会工程学行为。后来，我们开发了一个社会工程学培训，帮助企业识别和减轻社会工程学攻击的风险，在全球各地的企业做演讲。我们甚至非常光荣地训练了在俄克拉荷马城的美国联邦航空局。2000 年年底，我们俩一起在洛杉矶 KFI-AM 640 频道做了一个称为互联网黑暗面的流行互联网电台访谈节目。谢谢你，亚历克斯，你一直是我忠诚的可信任的朋友。

埃里克·科利 (Eric Corley，又名埃马纽埃尔·戈尔茨坦，Emmanuel Goldstein) 已经是我将近二十年的朋友和支持者了。1998 年初他在我已经被拘留超过三年时，推出了“释放凯文”运动。埃里克贡献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让我在被联邦拘留监禁期间还能够发出声音。他还创作了一部题为 *Freedom Downtime* 的纪录片，于 2001 年发布，这部记录“释放凯文”运动的纪录片甚至赢得了纽约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埃里克，你的善良、慷慨和友谊对我的意义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感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

还要感谢我的前黑客伙伴刘易斯·德·佩恩 (Lewis De Payne)，他抽出时间来刷新我对共同参与的几次黑客冒险的记忆。谢谢你，刘易斯。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长期而又疯狂的传奇冒险，真心祝愿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的亲密朋友 Christine Marie 辅助我编写了本书的后记草稿。谢谢你，Christine，为你的参与和努力。

我要感谢好朋友 Kat 和 Matt Wagenknecht，他们和我一起设计了每一章开头部分的代码。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让我们看看有多少读者能够解决难题，并赢得奖品。

我要感谢 JariTomminen ,能够授权我使用他在芬兰赫尔辛基给我拍的一张照片用于本书护封。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安全专家 David Kennedy ,他非常友好地对这本书的每一个部分进行了审阅 ,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谢谢你 ,Alan Luckow ,允许我在书中包含了一幅你的绘画 ,就在 *The Screen Savers* 电视节目中史蒂夫·沃兹尼亚克送给我的苹果 PowerBook G4 的礼品包装盒上。

感谢社交网站 Twitter ,通过它我才能够找到几位愿意承担本书的一些照片拍摄的志愿者。我要感谢 Nick Arnott、Shellee Hale、John Lester、aka Count Zero、Michelle Tackaberry 和其他几个人 ,谢谢他们的善意帮助与提供的志愿时间。对于那些希望在 Twitter 跟随我的朋友 ,请访问 twitter.com/kevinmitnick。

感谢我之前的联邦检察官大卫·辛德勒(David Schindler),他非常友善并乐意花时间接受我为撰写本书而对他进行的采访。

感谢贾斯丁·彼得森 (Justin Petersen),也就是埃里克·汉斯 (Eric Heinz),以及罗纳德·马克·奥斯丁 (Ronald Mark Austin),他们也非常友善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在比尔·西蒙与我采访贾斯丁·彼得森之后不久 ,他便被发现在西好莱坞的公寓里过世了 ,可能是因为注射毒品过量。造化弄人 ,他遭受了与我弟弟同样的命运 ,而他也是由我弟弟引见给我的 ,当他还在使用别名埃里克·汉斯的时候。

当我写下这些致谢词的时候 ,我意识到还有许多人要感谢 ,需要我表达对他们所提供的爱、友谊与支持的感谢。我无法记全曾经遇见过的所有友善和慷慨的人们 ,但我只想说 ,我需要一个 U 盘将他们都存储起来。全世界有很多很多人曾经给我鼓励、赞扬和支持。这些话对我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 ,尤其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那段时间。

我要特别感谢《2600》杂志和所有站在我的立场上支持我的人 ,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表达出他们对那些通过炮制“凯文·米特尼克神话”而获利的人的愤怒 ,让声音传递给愿意听到的人那里。

我有过太多与律师打交道的经历了 ,但我非常急切地表达对那些律师们的谢意 ,他们在我多年与刑事司法系统的对抗过程中 ,愿意站出来为我提供帮助 ,特别是在我最迫切需要援助的时候。我非常尊重、钦佩和欣赏这种善良与慷慨的精神 ,给我这么多自由。我要感谢 Greg Aclin、Fran Campbell、Robert Carmer、Debbie Drooz、John Dusenbury、Sherman Ellison、Omar Figueroa、Jim French、Carolyn Hagin、Rob Hale、

Barry Langberg、David Mahler、Ralph Peretz、Michelle Carswell Pritchard、Donald C. Randolph、Tony Serra、Skip Slates、Richard Steingard，让人怀念的 Robert Talcott、Barry Tarlow、Gregory Vinson 和 John Yzurdiaga。

比尔·西蒙——

在《欺骗的艺术》一书我的致谢里，我写了关于凯文的这样的句子：“这不是一个虚构的工作，虽然中心人物可能是我所创作的惊悚片剧本中的一个。我对合著者报以特别的尊重。”我评论说：“他的工作方式与我相去甚远，人们可能都无法理解我们是如何合著一本书的，并继续合作一些项目。我们俩人都费尽了全身的力气来学习对方，并从辛勤工作中发现乐趣，最终将他的知识与经验写成一本非常有趣的读物。”通过本书，我们一起合作到第三本书，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坚固了，我很高兴告诉大家我们的友谊和彼此的尊重，经受住了创作过程中的摩擦，得以存活并进一步加强。我期望这本书将持续热卖很长一段时间，也希望我们的友谊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作为一位策划编辑，John Parsley 的才干是几乎无人能够比拟的。乐于助人但是又要求严格，给予你最好的条件，当你需要他的时候又能够提供帮助。John 的指导让本书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欠了他非常多的人情。与他合作的那位无与伦比的首席编辑，Peggy Freudenthal，被证明是一位冠军人物，能够将一项艰巨的任务，执行得如此精彩绝伦，并且从来没有丧失她的细致之处，凯文和我都非常感激她。

如果没有我的妻子与伴侣——多才多艺的 Arynne Simon 这么多年来给我的支持，我很难完成每一本书，她一直在支持我，给我鼓励，让我在有时为了找到正确的表达而更加努力。但她的微笑仍然让我一直向前。

经纪人 Bill Gladstone 和 David Fugate 都提供了很多帮助，让这个项目能够成功进行。向你们俩致敬。

除了凯文所写的，我还非常感谢帮助充实故事的其他人——特别是凯文的妈妈雪莉·谢斐和他外婆（Reba Vartanian）、凯文的前妻邦妮、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大卫·辛德勒（David Schindler）、凯文·鲍尔森（Kevin Poulsen）、前太平洋贝尔公司安全调查员达雷尔·桑托斯（Darrell Santos）、洛杉矶警局治安部的前探员及现任局长，我的孪生兄弟大卫·西蒙（David Simon）。这本书由于他们的分享而更加丰富。但我特别要感谢的是贾斯丁·彼得森（Justin Petersen），又名埃里克·汉斯（Eric Heinz），他的热心帮助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特别要提及 Sheldon Bermont 对本书的贡献，以及我的外孙 Vincent 与 Elena

Bermont，他们的微笑和热情帮助我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

最后，我向 Charlotte Schwartz 致以深深的鞠躬，他改变了太多太多。

采访凯文·米特尼克

问：你入侵电话系统与电脑系统的动机是什么？

答：仅仅是恶作剧，我只是觉得有趣，而且对这类事也很好奇。我想要知道这些系统都是怎样工作的，特别是操作系统。我读了他们的源代码，但并没有把这些资料出售或是四处散播。

你原本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入侵了一家大公司，那么他肯定会偷些什么东西，甚至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向全世界曝光。但米特尼克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仅仅是想要读一些源代码，然后弄明白它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显然，联邦调查局认为他的学习手段比起他的自由，价值更高一些。

“我所入侵的公司从来没有哪家因为我的入侵而报告自己遭受了重大损失。Sun 公司没有停止使用 Solaris 系统，DEC 公司也没有停止使用 VMS 系统。”

然而，联邦调查局却估计由于凯文的入侵与阅读代码而造成约 3 亿美元的损失。他们估算的总值不仅仅包含了入侵所带来的直接损失，同时还包括了开发与研究操作系统的全部费用。他们这样做是偏激和不公平的，但这样做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给凯文和像他一样的这类人，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

法庭审判让传递的信息变得更加严重，尽管并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损失。没有任何人，包括凯文自己会说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但是惩罚必须和所犯的罪行匹配。

“我做的事情是不合法的，早就应该被惩罚，但是这个惩罚应该考虑到我真正造成的那些损失。”

问：这本《线上幽灵》的出版目的是什么呢？你希望这本书能发挥什么作用？

答：这本书写的是我自己的故事，并且我也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广为人知。我想让人们知道真实的故事，已经有太多关于我的虚构与错误的信息了。

问：是“释放凯文运动”这个组织帮你支付了律师费用吗？

答：不是的。这一运动只是告诉人们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其中包括单独囚禁、

夸大的指控、未充分行使辩护权，以及偏激的过高的损失估计。

问：那你是怎么付的律师代理费呢？这笔钱一定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吧。

答：我有一名法院指派的律师，而且法院并不想在为我指派律师时花太多钱，所以我没有经过法庭审判就坐了超过4年的监狱，并且其中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是单独囚禁的。

问：我听说包括你在内的很多黑客都被诊断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答：我的确被诊断患有这种病，不过我想这是律师为了帮助我辩护所做的努力吧。这显然在我的案子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不认为自己有这个病。我听说阿德里安·拉莫（Adrian Lamo）、加里·麦金农（Gary McKinnon）、约翰·德拉浦（John Draper）都患有这个病。我相信约翰·德拉浦可能是真的，不过至于其他人或是Lulz组织的那些家伙是否患有这个病，我就不清楚了。

问：你真的能通过吹声口哨就能登录我们的核武器库么？

答：当然不能。这是在恶意地夸大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使我被单独囚禁。因为有一些这样的指控，他们根本就不允许我使用电话。

问：有没有哪次入侵是你最喜欢的？

答：入侵麦当劳的通信系统。那真是太有趣了。

方法是这样的：顾客会把车停到那个不用下车就能点餐的汽车通道里，排成队然后向厅里的售货员打招呼并且点餐。售货员也能听见顾客的声音，并且给顾客反馈。黑客们可以用一些改装的CB无线电设备或者电话设备，进入快餐店所设置的无线电频段中。

“有一个家伙被弄得非常不高兴，于是他出来到汽车通道的扬声器，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这时候我就在街道对面看着。”

问：现在哪种攻击威胁是主流的呢？好像纯正面的攻击频率正在下降。

答：如今成功的攻击都是混合式的。黑客们将社会工程学与针对性钓鱼攻击联合起来，从而威胁网络和系统的安全。

这类混合型攻击技术中的一种叫做“厂商代理攻击”。这种攻击方式是冒充软件服务厂商，找一个公司里不太会疑心的人，向他要公司正在使用的软件版本。黑客们除了要这些信息之外，还会要一个电子邮箱地址，然后就会发送一封绑有恶意代码附件的

邮件，目的是植入一个攻击载荷，这样黑客们就可以进入公司的内部网络了。

问：从这次访问中，你好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完美的防御方式，可以把我们在黑客入侵中保护起来，是这样的么？

答：可以这么说。你的系统不可能百分之百安全。你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做好自己的防御，尽量减少做自己可能受到威胁的操作。你永远也不可能消除所有威胁。例如，若你在工作中收到一封带有附件的电子邮件，那么你就有风险了。但如果是你的顾客需要发送这个附件，那么你就不得不接受这个风险。

问：你最近在干些什么呢？

答：我仍然是一位黑客，我现在靠这个赚钱。我以前从来没有因黑客手段获得过任何利益。我现在干的和以前干的事情，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是经过授权的。

问：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答：我用的是苹果 Mac 系统。这并不是因为它比别的操作系统更安全，实际上它比 Windows 更不安全。但我用它，是因为它还不在攻击者的目标范围内。人们写恶意代码，是想用他们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利润，所以他们的目标是 Windows 操作系统。需要用到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时候，我会在虚拟机中跑。

问：你用 Linux 吗？

答：是的，我用 Ubuntu 和 Gentoo。

问：你最喜欢的操作系统是哪个？

答：是 VMS 系统。我一直都很喜欢它。

问：最安全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呢？你推荐哪个？

答：我不认为存在着安全的操作系统。8 年前，我就已经百分之百地成功渗透测试过所有的操作系统。等下，还有 ChromeOS，ChromeOS 是目前最安全的，因为它只有非常有限的攻击面，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被攻击。

问：你还能再告诉我一些关于这本《线上幽灵》的事情吗？里面还有什么你没有揭露的秘密？

答：是的，在每一章的开头，我都为读者设置了一个密码。如果他们能够把密码都解码出来，那么我就会记下胜利者的名字，并且为他们提供在联邦调查局关于我的

卷宗中的一些证据。我想这对于一个对黑客入侵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酷的纪念奖品。你可以通过阅读本书来解开这些密码。我正在为这件事情设立一个网站。

问：你有没有向一些对你做过错事的人追要补偿，或是做过什么报复呢？

答：没有，对任何人都没有。对我来说，最好的报复就是这本书能够马上在畅销书榜上排到第八位，这样我的生意能够非常红火，还有我的家庭能够幸福美满。

问：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不幸的是，我不能像你这么明智，也不像你这么宽容。但我很高兴你是站在我们这边，并且用你的力量来为社会做好的事情。

(本采访内容经 ZDNET.com 授权使用。©2011 ZDNET.com，版权所有。)

由凯文的故事引发的.....

- 1 . 凯文在年少之时就可以通过社会工程学欺骗电话公司的人 , 关于这件事最让你吃惊的是什么 ?
- 2 . 像凯文这类不出售信息 , 也不破坏文件 , 或者利用他人信用卡账号的黑客 , 你依然认为他们对社会是很危险的吗 ?
- 3 . 如果你的孩子在电脑前花费了大量时间去研究你所不懂的计算机代码 , 你会因为看了本书而有不同的反应吗 ?
- 4 . 你是否相信像凯文那样的黑客行为会让人上瘾 ? 或者这只是一个诡计来愚弄法官 ?
- 5 . 你认为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抓到凯文 ?
- 6 . 《纽约时报》那篇关于凯文的头版报道充满了不实的叙述 , 而且报道的单一信息来源 , 是凯文曾经的一个电话黑客朋友 , 这些叙述中像凯文曾经入侵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 (NORAD) 这样的一些事情都被当成事实刊登了。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
- 7 . 1989 年凯文从监狱里获释后 , 联邦调查局派了一名线人与凯文混成朋友 , 并且鼓励他去入侵电话公司的计算机系统 , 你认为政府的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吗 ?
- 8 . FBI 的特工凯瑟琳·卡森 (Kathleen Carson) 教唆受害公司宣称他们的损失超过 8 千万美元 , 而评估标准是基于凯文查看或者复制软件的研究与开发费用 , 你认为这是对凯文造成破坏的合理评估方式吗 ?
- 9 . 凯文第一次面对面地社会工程学实践 , 应该是在他看到叔叔米切尔 (Mitchell) 去机动车管理局办事时能够在所有人都排队时成功插队后。你认为当时米切尔到底跟机动车管理局职员说了些什么才能成功插队呢 ?
- 10 . 凯文那时能够成功穿透联邦调查局为他设置的圈套 , 随着计算机安全技术的进步 , 你是否认为这在今天依然可能发生呢 ?
- 11 . 你是否相信对凯文·米特尼克的严惩是为了对其他黑客“杀鸡儆猴” , 或者你觉得

得凯文受到的惩罚是否过于严重呢？

12 .你是否相信那个要求凯文·米特尼克不可以接触电话从而导致凯文被单独关押了近一年的联邦法官，真的会认为凯文可以对一个电话吹声口哨就登录核武器库吗？

保护电脑安全的 10 个小贴士

1. 当你使用一个公共网络时要注意保护自己

如果你要在一个公共的无线网络中上网（例如在机场、咖啡店和图书馆），除非你使用 VPN 虚拟专有网络，否则就是不安全的。你可以在谷歌上搜索，找到一个大概每月 15 美元的便宜的虚拟专有网络服务。这样，你所有的通信就会在黑客的眼皮底下被保护起来。

2. 换用一个更安全的浏览器

没有绝对安全的浏览器！但是有些像谷歌 Chrome 一样的浏览器比其他浏览器要安全一些。使用 IE 浏览器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个浏览器是和 Windows 绑定在一起的，并且被广泛使用，因此它吸引了非常多的黑客去寻找漏洞。

3. 使用一个安全的电子邮件服务商

我之所以高度评价谷歌的 Gmail 服务，是因为它使用了双步骤的身份验证系统。你可以简单地下载一个客户端到手机上，不论是 iPhone、Android 或者黑莓手机，它都会每 60 秒帮你生成一个 6 位数字的验证码。你必须使用这个 6 位的验证码同时输入你的密码，才能进入你的电子邮箱。这个附加的安全措施叫做“双因素验证”，这种手段已经被一些主要的公司和政府机构使用很长时间了，感谢谷歌，你现在可以用这个技术来让自己得到更好的保护。

4. 持续更新软件

黑客们现在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那些在你桌面上存在漏洞的软件，比如 Adobe Acrobat、Adobe Flash、IE 浏览器和其他一些常用软件。为了保护自己远离这些威胁，最关键的就是不仅要

实时更新你的操作系统，还要更新其他一些关键的软件。有一个免费的软件程序可以帮你确定自己的软件是否都是最新的，它叫 Secunia 个人软件检查器。

5. 选择一些不容易被猜对的密码，并安全存储它们

你是否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使用相同的密码呢？你是不是在桌面上用一个明显名字的文档存着所有密码？大多数人在存储和查找密码时都很头疼，总是使用同一个密码的话，黑客的入侵就会非常容易，因为只要他进入了一个系统，那他就能进入所有的。当你银行卡或者信用卡需要一个复杂密码的时候，你就很自然地想到把它们写到一个很方便的地方。解决办法：有几个开源的软件提供了免费的密码管理应用，例如 Password Safe、KeePass，还有 Password Gorilla。这几个工具能为你授权的每一个网站或者软件生成一个复杂密码，并且把它们安全存储起来，从而减少你被入侵的风险。

6. 打开电子邮件附件时是有风险的，要注意防御

当你点击一个超链接或是访问其他人通过电子邮件、社交网站或者实时通信发来的网站链接时一定要谨慎。推荐使用一个网址 <http://docs.google.com> 来打开微软办公文件，这个网站可以帮助保护你避免打开那些看起来安全实际上却被黑客捆绑了恶意软件的一些文件。

7. 别用电话给你不认识的人发信息

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在电话里向不能识别其声音的人透露敏感信息的危险性。

8. 谨慎地使用 P2P 下载

P2P 网络是一种很流行的免费软件、音乐和电影的下载方式。一些老版本的 P2P 客户端软件，例如 Limewire 有一个默认设置，就是默认向全世界共享你的整个硬盘，以便于其他人从你的电脑上下载任何文件。如果你的孩子使用了你的电脑，那么要确保他没有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安

装了 P2P 客户端。

9. 想办法为你的硬盘加密

特别是那些跟敏感信息打交道的人，要把整个硬盘进行加密，来为你的安全添加一层保护。

尽管我在使用流行的 PGP 产品系列全盘加密软件时偶尔会丢失一些关键的工作文件，我仍然推荐你评估其他一些产品，如 WinMagic。

10. 要时刻保持对社会工程学攻击的警觉性

社会工程学是最难防范的一种攻击方式。一名黑客只需要找到一个容易轻信他人的雇员，就能得到这位雇员的工作站或笔记本电脑的控制权，然后通过它进入整个公司的网络。每一台电脑的使用者都应该时刻保持对危险的警惕。对公司而言，安全意识培训是帮助雇员们提高和抵御这些攻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通常来说，安全意识培训一般是针对一些新雇用的员工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对其他员工也应该每年都进行一次类似的培训。这本书的很多故事都证明了社会工程学是多么容易成功。

要了解更多的通过自动化的安全意识培训让雇员们学会抵御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法，我推荐你访问 <http://mitnicksecurity.com> 网站。